沖虛至德真經四解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八

周穆王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辯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辯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

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方俗之異猶學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

盧曰故舉此二國之異而神之可會者未嘗殊也故知神理之契運不明夢覺衣食

苟嗜慾之不忘則情繫于俗矣

政和陽為動為明陰為静為晦西極之南偏於陰故其民一於向晦静而多眠東極之北偏於陽故其民一於向明動而多覺中央之國乎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何明而動何晦而息動静不失其時一覺一夢實妄以解非體真常而善為化者孰能與於此乎

范曰雖晝明而夜昏梟晝昏而夜明彼物

然耳惟人亦如之故西極之南隅東極之北隅與夫中央之國方俗異宜夢覺殊致惡識其所以然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趨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宴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也）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

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啽五南反囈音藝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

夫盛衰相襲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

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苦樂各適一方則役夫勤於晝而逸於夜尹氏榮於晝而辱於夜理苟不兼未足相跨也

盧曰夫勞形而逸其神者則覺疲而夢安勞神而役形者則覺樂而夢苦神者生之主也而人不知養神以安形形者神之器也而人不知資形以逸神也故形神俱勞兩過其分若勞佚適中者疾並少閒矣

政和一陰一陽沖和適平此天與之形也形失其平於是偏而為疾或晝苦而夜樂

或晝逸而夜勞終始反復必至之理也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則各適其平是以疾病少間雖然萬物一齊孰覺孰夢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亦愚者自以爲覺耳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君乎牧乎固哉

范曰尹氏則尹人者也可謂逸矣乃昔昔夢爲人僕役夫則趨役者也可謂苦矣乃昔昔夢爲國君然則苦役逸之復殆有數存焉於其間者耶世之所貴未必貴也世

之所賤未必賤也自道觀之物無貴賤是
直以隸相尊而已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其遞相爲君臣乎而愚者從役於晝夜乃
或自以爲覺切切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御迓斃之
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
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
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
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
今得之彼直眞夢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

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仞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

聖人之辯覺夢何邪直知其不異耳今亡黄帝孔丘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恂者信也言苟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辯覺夢之虛實況本無覺夢也

盧曰夫以為夢者但妄識耳神識之不審則為妄夢焉傍鬬而取鹿者亦不審也此復為夢矣得鹿者又夢而求鹿以經獄官焉其皆不審也妄情同焉故二分之能了其妄者其唯聖人乎若時無聖人事無的

當故士師之以不了斷不了更為妄焉政和自道觀之孰覺孰夢是非一氣果且有辯乎刑名而降眞僞起矣故眞得鹿也妄謂之夢眞夢鹿也妄謂之實是非之塗樊然殽亂惡能知其辯黃帝孔子以眞冥妄果且無彼是乎哉士師之言以眞辯妄果且無彼是乎哉故求證於黃帝孔子而莫得則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范曰體道之人見獨趨寂得失無足以累其心者鹿之為物好群則非見獨矣善走

○則非趨寂矣故薪於野而得之者已而俄○失遂以為夢聞其言而取之者已而俄得亦以彼為真夢也迨歸而告其室人又復以為夢仞人鹿焉然則鹿之得失夢之虛實孰知其所以然哉彼是相攻妄生分别爭兢之端起矣彼夢之中又占其夢者乃復夢分人鹿焉詎而能知此其大夢也耶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故辯覺夢者唯黃帝孔子而已士師則有為而治事者國相則無為而論道者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妻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

夫機理萌於彼蓍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匿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釣於死灰廓焉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鑒豈卦兆之所占

○非祈請之所禱

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邪僞自然之勢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無冀惑行無狂躁則非祈請之所禱也

非藥石之所攻

疾病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攻脉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慾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師之用宜其廢也

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

夫忘都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宁易本有心反令有慮蓋聲有左右耳

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

先奪其攻已之物以試之

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家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

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

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儒生獨能以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生之功有過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訪又欲令忘者之悟知累之忘懷實幾乎至理也

盧曰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華子學道而忘其有儒生學有以益其知益其知者是非必辯於

目前忘其有者得喪不入於天府豈占卜醫藥所能瘳之哉於是儒生以多方誘其心是非惑其慮華子於是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是非交馳於胷中故坐忘之道失矣

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

之忘可復得乎

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是況體極乎

盧曰華子思反眞而無從也故愍其妻子

以逐儒生也

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

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所以析之者欲寄

妙賞於大賢耳

盧曰子貢辯學之士進取强學者也故曰

此非汝所及也顏回好學亞聖不違於仁

者也故令顔回記之者用明道於大賢耳政和知忘是非心之適也墮肢體而離形黜聰明而去智天機不張默與道契惛然若亡而存世豈得而窺之俗人昭昭我獨若昏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此聖人之所以不病也而世俗以不知爲病故謂華子爲病忘方且化其心變其慮使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隨之而起以累其形因其亂心則儒生所謂除其疾者其開人而賊生者與孔子不以

語子貢者以其多而而雜顧顏回記之則為其能坐忘故也

范曰宋者火所次而明陽者性常浮而動里則處而非與華則敷而離根于則又其嬰孩之時也中年則涉人偽之已深病忘則還性天之暫復而謂之病見世俗之病非迷而不復者也古之語致道者必貴乎忘心宋子之病其幾乎忘心而得道之真者耶真則致一矣朝取而夕忘忘於朝也夕與而朝忘忘於夕也在途則忘行忘於

途也在室則忘坐忘於室也今不識先忘於今也後不識今忘於後也始則忘取與是忘物也中則忘行坐是忘所也終則忘後先是忘時也且獨柰何而以此爲病耶既已謂之病必有受之者其曰忘則受之者又其誰也不知其未嘗病乃以閫室妻之妻之不已乃謁史而卜之卜之弗已又謁巫而禱之禱之弗已又謁醫而攻之三者無所用其術魯之儒又踊其後而自媒能治焉魯者文物之地儒者仁義之術大全

自此析矣然彼自無疑則非吉凶之所能知卦兆奚占彼自無愆則非鬼神之所能測祈請奚禱彼自無疾則非陰陽之所能冠藥石奚攻欲愈其忘試化其心試變其慮庶幾其有瘳乎於是露之使知寒飢之使知飢幽之使知明心非一而為物偶矣其寒而知求衣飢而知求食幽而知求明見非獨而心有對矣鑿之七日混沌之七竅遂開除之一朝世間之萬態俱起大怒而黜其妻子以其有覩於我而責之深也

操戈而逐儒生以其有求於我而憾之切也存亡得失哀樂好惡向也各各不知今也營營不已須臾之忘安可得哉子貢問於孔子而怪之以其溺於博學之辯而已孔子顧謂顏回而記之以其造於坐忘之妙而已然則華子之忘猶非誠忘者耶其病則冥然而忘及其悟則怫然而怒未能兩忘而化於道故耳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有迷罔之疾

惠非迷也而用惠之弊必之於迷焉

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明日其令
朽臭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
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盧曰夫矜於小智者人以為慧體道保和
者人以為愚夫齊聲色妄求者非俗人
之所辯故以道為迷因焉
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
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
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
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

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
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
迷不足以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
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
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
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鄒者

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
鄒者也

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榮者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

衆寡相傾以成辯爭也

盧曰榮棄也天下俗士甚多悟道者少衆迷以嗤獨智翻以為迷故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也今欲使趨競之士正其是非者失道彌遠矣魯之儒生於忘形保神之道乃迷之甚者也何能曉人之迷爾不如棄汝路糧速歸矣

政和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則歌哭之聲黒白之色香朽之臭甘苦之味以至於四方之内人

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民之迷其日久矣竊竊然知之謂彼為迷吾烏能知其辯此老子所以謂其父曰汝庸知子之迷乎又曰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也玄珠之遺象罔得之則迷罔之疾亦豈世之所識哉

范曰仁人心也由心而行是所謂惠少而惠則閉天而已及壯而有迷罔之疾則無所用知將造乎道之無矣方之止時之冬謂之罔罔者有之舍也迷而至於罔其幾

○於至無而爲群有之所宗者耶其謂之疾○則世俗以是爲疾故也聞歌以爲哭則未能無聲特於聲有所不分視白以爲黑則未無色特於色有所不辯饗香以爲朽則將至於無臭矣嘗甘以爲苦則將至於無味矣行非以爲是則又造乎道之有封而未始有是非者矣其本也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是又其物物混融了無分別者耶楊氏告其父以魯之君子多藝術爲能已者蓋其躬服仁義明言

是非而析道之渾全故也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者蓋其以深為極以約為紀而體道之博大故也是時天下之人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莫有覺者孰為迷耶孰為不迷耶且自身而達之家自家而達之鄉自鄉而達之國自國而達之天下莫不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又況哀樂也聲色也臭味也是非也衆寡相傾特未可定吾誰使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

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一將以迷之鄉者斷欲解人之迷其惑以滋甚將反汝情性而無由入矣故棄汝之糧不若遄歸也老子於此必曰吾之言未必非迷者蓋欲遣其爲言之累故耳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然而泣指壠曰此若

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及至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此章因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欣感者也

章八

盧曰夫人性相近習相遠者各隨其情習所安也生於燕者未離其本也長於楚者安於所習也所歸於本而不之識故僞薄者是人得之焉將所似而謗之信者於是生感也反知不實忘情以生慚繼得見眞

十三

仍以爲薄者是非皆不相了因人以惑其情焉況今之君子咸妄執晉國之城社也寧知養神反本之至道哉

況曰一性之所亘古不遷逐物忘返則搖蕩忘離於轉徙之途者多矣厭有繕性俗學以求復其初者又且大惑易性認物爲己殆亦不知眞宅之所歸而然耶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則逐物而失其性之所況也及老而還本國則繕性而求復其初之所況也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燕國之

城則愀然而形於色指社曰燕國之社則喟然而發於聲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則涓然而泣矣指壟曰此若先人之冢則哭不自禁矣既而告之曰此晉國耳乃復大慚則大惑易性不知歸其真宅之況也及

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其得失所謂入而後悅之者歟之人也雖曰迷而後復固與夫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者異矣徐無鬼有越人之說莊周有舊都之喻義與此合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八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九　聖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仲尼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無所知用智則無所能知體神而獨還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盧曰此篇言攄無爲之適者方可無所不爲世人但見聖人之跡而不知所證之本也學者徒知免情之始而不知皆濟之用皆失其中也○政和或使則實莫爲則虛徹妙盡觀有無不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是謂契理○范曰惟忘知智乃能不用其智惟造乎神乃能不名其聖若然者入而內觀是非利害不入於背次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在我者蓋如此也出而外觀則毀譽憂喜不汨於心術故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在

物者蓋如此也力雖服海內而不自用辯雖彫萬物而不自說真知真能得之在我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其在是乎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名

政和聖人退藏於密故心不憂樂吉凶與民同患故有憂

子貢不敢問

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無憂常流所不及況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惟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

出告顔回顔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

回不言欲旨問故弦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

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政和樂天則不尤人知命則不尚力任其自然不累乎心何憂之有

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

將明此言之不至故示有疑問之色

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

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政和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隨時之宜之謂是體道之常之謂正故昔日之言可以爲是而自今觀之不可以爲正也然以昔日之言爲是以今日之言爲正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知時無止證鄉今故則東於教者豈足以語此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

無所不知無所不樂無所不憂故曰大也政和眞樂無樂亦無所不樂眞知無知亦無所不知修之身故無憂修之天下故有憂之大

范曰退朝曰燕居燕曰閒故有所謂燕居有所謂閒居子貢之學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矣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故於聖人之憂

則有所不敢問顏回之學具體而微造形
而悟非真愚也終日不違非助我也無所
不說故聞聖人之憂則援琴而歌蓋將有
所激焉此孔子聞之所以果召回入而有
獨樂之問也體道者常樂涉事者常憂天
者莫之爲而爲也吾則樂之而不辭命者
性之所自出也故則知之而無蔽樂天知
命則載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俯視世間
萬事舉無足以累吾心者此回之所以樂
也雖然止是耳矣猶非其至故孔子以是

爲昔日之言夫言無常是應時爲正昔之所是今或非之昔之所可今或否之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其有憂之大是未能以今言爲正者也即此以觀列子可謂深於易矣王通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豈知聖人之意哉

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

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辯榮辱之境如斯而

已豈能無可無不可哉
盧曰夫樂乎天知乎命而不憂感者是時
濟之道非應用救物之事焉仲尼曰吾昔
有此言今則異於昔
政和古之知道者以行止非人所能而在
天以廢興非力所致而在命不榮通不醜
窮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何憂之有然是特修一身者爾
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
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

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無益於理也
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
夫聖人知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
一國非所以為聖也
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
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
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舍則情之者
寡而利之者衆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
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宜與唯

圓通無閡者能唯變所適不滯一方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爲憂者將爲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

盧曰非詩書禮樂不足以爲治天下之法而世之理論不由詩書禮樂所能救焉若去其法又無以爲禮之本也此唯有道者之所深憂

政和詩書者載治之言禮樂者載治之具
孔子體道之真以治身超然自得乎形色
名聲之表矣而憫天下之弊故言仁義明
禮樂吁俞曲折以慰天下之心然世之人
滅質溺心無以返其性情而復其初則仁
義益衰而性情益薄其道不行於當年矣
為天下後世慮所以憂也
雖然吾得之矣未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
樂知也
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無

○樂為樂亦不以無知為知任其所樂則理○
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
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
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
天下之知而我無心者也
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
居宗體備故能無為而無不為也
詩書禮樂何棄之有華之何為
若欲損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
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

盧曰知天命之所無可奈何而安其分以不憂者君子之常心也古之開物成務濟人利俗則不然也不安其樂不任其知先天而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是眞樂眞知也若然者故無不樂無不知故能所不爲矣豈復委任之哉是以詩書禮樂誠可以助化之本也革之者何爲乎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

所謂不違如愚者也

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

未能盡符至言故遂至自失也

歸家深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

發憤思道忘眠食也

顔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既悟至理則忘餘事

盧曰顔生亞聖之道不違關而得之矣子貢因詩書以爲智故爲言而失其所宗回重喻之乃悟爲學之益不知日損之道也

政和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

禮樂樂天者有所樂非古人之所謂樂也知命者有所知非古人之所謂知也樂天者必期於無所樂是謂眞樂知命者必期於無所知是謂眞知若是則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與化為人焉

往而不能化人治詩書禮樂可也退仁義積禮樂亦可也故其始也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及其得也則曰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子貢向也不敢問至其聞之茫然自失思無所得則誦書不輟而已

所謂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者歟

范曰道之眞以治身所以修一身也不榮通不醜窮所以任窮達也適來則安之適去則順之則知去來之非我矣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則亡變亂於心慮矣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固有在是一將不得而驕世則緒餘以爲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以百姓心爲心者詎能恝然無憂耶故詩書禮樂先王之陳迹也此爲治之具而非治之道修詩書將以爲治乎而仁義

日益褻正禮樂將以為治乎而情性日益薄道不行於一國其如天下何道不行於當年其如來世何吾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所以若是其多憂也雖然吾得之矣樂天者非古人之所謂樂也眞樂無樂任其所樂故無所不樂知命者非古人之所謂知也眞知無知任其所知故無所不知若然者雖日有憂是豈爲自以憂世之患者哉故能無為而無所不為也向之所謂詩

書禮樂者用之而不必棄因之而不必革順物自然無容私焉孰能弊弊然以天下來世爲事顔回造於坐忘之妙者也故聞聖人之言而有得焉子貢溺於博學之辯者也故茫然自失而已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

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絶於群智之表萬物所不窺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識所以聖也

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

至哉此荅自非體二備形者何能言其髣髴瞻其先後乎以顏子之量猶不能為其稱謂況下斯者乎

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

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灰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

盧曰聖人應物而生濟時用導群有以示

跡不顯眞以化凡焉

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古郎反又音庚)倉子者得聃之道

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何得之蓋寄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絕於物理者爾

能以耳視而目聽

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視聽之戶牖神苟徹焉則視聽不因戶牖照察不閡牆壁耳

政和仲尼應物而忘心故見其聖者以為能廢心而用形亢倉子適已而忘形故見其聖者以為能耳視而目聽廢心用形猶桔槔俯仰人之所引亦引人也耳視目聽與列子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同義然何廢何用無視無聽聖人之道烏可致詰此特人者見之耳

范曰心者形之所主形者心之所舍必有以剸心乃能廢心故不為心所累必有以使形乃能用形故不為形所役聖人之所

○以聖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叔孫氏之聞者○如此故以是稱仲尼也耳主聽目主視精全而不虧則其耳徹矣乃或能視神用而不竭則其目徹矣乃或能聽聖人之所以聖視不以目聽不以耳陳大夫之所見者如此故以是而稱亢倉子也

魯侯聞之大驚

不怪仲尼之用形而怪耳目之易任迹同於物故物無駭心

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汎然無心者無東西之非己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

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所用都無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也

盧曰夫耳目者視聽之器也唯神能用之若神不在焉則死人之耳目不能視聽矣亢倉子知人之所能故不用耳目為視聽之主矣是命耳見而目聞邪此乃傳者不曉因妄為說耳也

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

盧曰魯侯仍未了此意更以爲增加奇異焉固請其道矣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

此形智不相違者也

心合於氣

此入遠其形智之用任其泊然之氣也

氣合於神

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都忘則神理獨運感無不通矣

神合於無

同無則神矣同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覩無以自通忘其心者則與無而爲一

盧曰夫體既有質而成礙心則有繫而成執體合於心者不在於形礙而在封執也故氣之於心雖動而無所執故心合於氣者不在封執而在於動用也故氣合於神者不在於動而在於了識也神之於無則妙絶有形故不在於了識而在於冥眞矣

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
近在眉睫之内來干我者我必知之
唯豁然之無不干聖慮耳涉於有分神明
所照不以遠近為差也
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
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所適都忘豈復覺知之至邪
盧曰是故有形有音無遠無近來干我者
皆能知之都不用四支七竅如明鏡高懸
朗然自照豈運其耳目哉也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亢倉言之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不答爲答故寄之一笑也

盧曰寄之一笑者得忘言之旨也

政和耳視目聽猶不能外乎形視聽不用耳目則離形矣蓋耳目視聽未離乎形猶有所不及至於不用耳目則形充空虛視乎冥冥聽乎無聲與神爲一世豈足以識之體合於心則以外而進內心合於氣則以實而致虛氣合於神則立乎不測神合

於無則動於無方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氣吾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此所謂以無有入無間者與介然之有有形之小唯然之音有聲之微遠在八荒之外華九方也近在眉睫之間非無所也圖於有形感於有聲吾雖黙聽明而同乎大通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亦惡知其所以然哉故曰其自知而已矣仲尼笑而不答者解頴一笑不知答也

范曰耳目形也視聽用也精神洞徹了無

所聞者能以耳視而目聽然特能易耳目之用而已未至於都無所用若乃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表獨以炁聽則耳目不用而聰明長存矣故曾侯以是為增異也原其所以致此亦必有道體合於心則其體虛矣乃無謬心之雜心合於氣則其心凝矣乃無使氣氣之強氣無不運也其化常本於神氣合於神則融而無間矣神無不在也其用常託於無神合於無則混而為一矣彼辯物而小則為介然之有感物

而應則爲雖然之音其在八荒之外可以爲遠乎道亦在是無閒於遠其在眉睫之內可以爲近乎道亦在是無閒於近大智並觀物莫能閒無有遠近遂知來物外觀於身身本無身故七孔四支之所覺吾不知也內觀於心心本無心故心腹六藏之所知吾不知也真知無知無所不知是其神之所爲乎道之至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魯侯以告仲尼仲尼所以笑而不荅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

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跡耳豈知所以聖所以不聖者哉

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

示現博學多識耳實無所學實無所識也

政和夫子既聖矣而曰聖則何敢蓋不居其聖也雖博學而無所成名雖多識而一以貫之此孔子所以為集大成

范曰達巷黨人知足以知聖人者也故曰

博學而無所成名漢陰丈人知不足以知聖人者也故曰博學以擬聖然則聖人無名孰得而稱之博學多識特以對商太宰而已然其告子貢則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予一以貫之何也博學多識者道中庸所以同乎人一以貫之者極高明所以同乎天

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

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

孔子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羲黄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麤跡非所以爲聖者所以爲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

盧曰將明大道之非跡也代人所詮者徒知其跡耳故夫子因衆人之所常見然明至眞之聖人也

政和皇言道帝言德王言業善任因時所以行道善任仁義所以成德善任智勇所

以修業然有爲之累非無爲之事故曰聖○則丘弗知也雖然皇也帝也王也應時而造所任者跡也其所以跡非其所以聖

范曰王言業故善任智勇帝言德故善任仁義皇言道故善任因時是皆應世之麤跡耳豈其所以聖哉故夫子皆曰弗知又因以見其不居聖也

商太宰大駭

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非聖商太宰所以大駭也

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

聖豈有定所哉趣舉絶遠而言之也

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

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

不言而自信（言者不信）不化而自行

爲者則不能化此能盡無爲之極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何晏無名論曰爲民所譽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譽無譽謂

無名為道無譽為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
有名矣無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
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
有所有矣而於有所有之中當與無所有
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
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
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為陽
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為陰冬日為陰而朝
晝遠與夏日同為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
也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

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以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強爲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強爲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者耶夫唯無名故可得徧以天下之名名

之然豈其名也哉推此足喻而終莫悟是

覩泰山崇崛而謂元氣不浩芒者也

丘疑其爲聖邪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

聖理冥絶故不可擬言唯疑之者也

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爲欺罔也

盧曰夫立跡以崇教明行以興化者皆救

俗之賢聖耳若夫體大道者覆載如天地

化行若四時不見有可治而不可亂者不

假立言而爲信者沛然而澤利萬物裒然

而含識皆生蕩蕩難明此爲聖者寄之於方所立言以辯之猶恐未爲至也故以疑似而遣言斯乃太宰所不知以爲夫子誑之耳

政和莊子論燧人伏羲神農黃帝唐虞以來其爲天下皆以爲德之下衰孔子以三皇五帝三王之治爲不知其聖乃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蓋道歲也聖人時也五帝三王之治閱衆甫於耳嘉之會猶時之有春夏也見其外王之業而已故曰不知其

聖西方之人去華而復質猶時之有秋冬
也靜而聖而已故曰有聖者焉夫有不治
也然後治之無事於治何亂之有故不治
而不亂待言而信者信不足也默然而喻
故不言而自信道化之行猶有行之之迹
化而無迹孰推行是故不化而自行此之
謂莫之爲而常自然也道不可名無所畛
域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雖然聖不可
知謂是爲聖豈真是哉故疑其爲聖而已
商太宰以其言不近人情故始也驚怖而

大駭且求之度數而弗得故其終默然心
計而以孔子爲欺我也
范曰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
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是古之人門在
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釋
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屈折禮樂
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慰天下之心名
曰治之亂孰甚焉然則聖人之治也治外
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故從容
無爲而萬物煩累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于

以設教則無言之之累爾其自信于以運化則無化之之迹爾其自行道常無名自人觀之雖見夫蕩蕩其大而無名之朴終無得而稱之也百姓謂我自然帝力於我何有莊子所謂聖人無名者其是歟然聖與不聖方其致疑而未之或知也殆將進乎聖而不可知之神矣商太宰不足以語此故以孔子之言爲欺我哉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

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獨矜莊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

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閡矣

盧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賜能辯而不能訥

盧曰有進取之能未階乎道也

○由能勇而不能怯

盧曰但知其雄不能守其雌也

師能莊而不能同

辯而不能訥必虧忠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義此皆滯於一方也

盧曰自守矜嚴不能同物失於和也

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

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

○

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能也
盧曰兼有仁辯嚴勇吾且不與之日[illegible]况不
能兼之夫子能兼四子之不能也故事我
而不貳心矣此論道之大者更在其行藏
之卷耳
政和聖人之道極高明而道中庸或過或
不及皆非道也賢者過之聖人無取焉回
能仁而不能反非大仁也賜能辯而不能
訥非大辯也由能勇而不能怯非大勇也

師能辭而不能同非和先也雖不該不徧在道一曲然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乃若夫子之大全則備道而兼有之彼數子者仰聖人而自知其小則孔子雖各以其所能爲賢於已而彼其所事我者亦安能貳已哉

范曰顏淵得其行而未得其所以行故雖或不違於三月之久未能克己於一日之間豈非能仁而不能反者耶子貢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故孔子列之言語之科

孟子稱其說辭之善豈非能辯而不能訥者邪乘桴之游或譏其好勇過我三軍之問或譏其臨事而懼則由能勇而不能怯可知飾堂堂之容難與爲仁持嘐嘐之志不掩其行則師能莊而不能同可知之四子者皆非全才故兼其有以易吾聖人弗許也然則夫子之道其猶海乎或小或大或多或寡各隨所取而有得焉耳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九